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初學集卷四十

牧齋全集第一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撰

序十三

昨非菴日纂三集序

古之君子能相天下謀王體而斷國論者其所以修德居業朝夕交戒未嘗不原本于學漢唐以來權臣倖子誤軍國而禍身家前車後轍相望而不知戒其昏瞽潰敗未有不繇于不學者也古之言那詩者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故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言相天下者之不可以不學也相天下者猶醫師也上醫醫國以康濟一世爲能事而自顧一身陰淫蠱惑狂易喪志我躬之不閱而何以理天下六經語孟之書猶醫經之靈樞本草也史傳之所紀載是非失得淑慝善敗猶秦越人之難經叔和之脉經忠州之集驗方也有一病必有一方人

之新病日增而古方固已粲然具備在善取之而已矣古之善醫國者吾得兩人焉子文之相楚也朝不及夕楚成王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修子文孔明之相蜀也曰身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古之君子居大位享令名制謹其節度裁減其嗜好約身量腹而不少假易者何也以爲天地之美不可盡盡則造物憎之生民之利不可專專則陰陽患之國家之寵利不可冒人主之知遇不可負冒且負則祖宗殛之鬼神誅之故曰吾非惡利而逃之以逃死也人禍莫重于蘊利而天道莫甚于惡盈吾于此得古方二焉鄒長倩之戒公孫弘也贈以撲滿曰器以畜錢滿則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蓋寬饒之規許伯也視屋而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長倩之言火齊堆盤胡椒累屋者愧矣師寬饒之言遂取武庫先輸上第者誅矣鼎可以無折餽可以無覆負乘可以無寇至而器可以無盜奪矣嗚呼盧醫不自醫扁鵲倉公之不免于刑僂也豈不可以爲儆戒哉大中承閩中

鄭公登第服官朝齏暮鹽秋螢冬雪丹鉛吾伊屹屹然如老儒生著昨非菴日纂三集本天咫則民彝參神達極物變其要以裊躬矯志磨鈍勵俗歸本于仁義道德醇如也公生平公忠清正勤勞廉辨旬宣保釐茂著聲蹟蓋所謂上醫醫國者是書則公之難經脉經與其驗方也公之爲人可以相天下而爲是書則可以教天下之爲相者夫爲書而可以教天下之爲相者斯其爲醫國也遠矣公豈非百世之師也哉崇禎癸未中秋吉日序

時子求期思集序

辛巳二月子求在固始作詩五百餘言敘述中原寇盜殺掠流亡之慘酷而勉故鄉以綢繆桑土之義題曰寄江南行余讀而歎之曰此元次山之春陵行也自慙非杜子美不能隱几屬和發揮其微婉頓挫之指酒闌燈灺長吟雒誦所謂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而已旣而子求考最赴闕天子親召對稱旨首擢爲兵科給事中逆奴入犯卽命巡視眞定城守奴退督漕江西便道歸里而以

期思集屬余序之子美之覽次山詩也以爲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叅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子求則已司諫議掌封駁出入赤墀青瑣之間天下邦伯之不得人萬物之不吐氣子求之責也豈猶夫次山以典郡爲事守刺促於徵歛符牒之間者乎子求思今天下治亂孰與唐之大曆次山之論刺史曰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亨通以救時須亂將作矣宜精選精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也次山一刺史謝上能極論天下民窮吏惡譏切權門子求今日所以獻替明主其道安出古者孟春之月行人以木鐸徇路采詩以獻之太師以聞於天子子求之行也其亦有采詩之志焉誠欲采詩以獻則必將以寄江南之什爲卷軸之首斯固次山子美所爲呻吟歎息而不獲獻其危苦之詞者也有舂陵之詩而被國風之採聖天子陳而用之邦伯得人萬物吐氣盜賊滅息而天下乂安此詩之爲用顧不大歟次山詩曰思欲委符

節引身自刺船將家就魚菱窮老江湖邊子求行矣余窮老江湖無符節可委
輟耕刺船俟子求之嘉命於魚菱之間當更爲之序以張之崇禎十六年中元
日序

石田詩鈔序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互爲評定差擇其尤佳者若干
卷石田之詩才情風發天真爛熳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倣唐人閒擬長
吉分判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於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
蒼老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沿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
而近俚則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冊亦時所不免茲鈔固已盡汰之矣稼軒
苦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訪不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
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刻成屬余序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
定兩先生叙之詳矣余可以無贅也竊惟石田生于天順長於成弘老于正德

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之世其高曾祖父爲文士爲隱君子旣富方穀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挺生其產則中吳文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有水有竹菰蘆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原完菴欽謨原博明古之屬其風流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覽有圖書子史充棟溢柱以資其誦讀有金石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煙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吞吐於毫素行墨之間聲而爲詩歌繪而爲圖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其高情遠性和風雅韻使天下士大夫望而就之者一以爲靈山異人不可梯接一以爲景星卿雲咸可目覩式其屋廬以爲柴桑之三徑候其至止以爲雒陽之小車人亦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閒而先生獨當其盛顧不休與文定序石田之詩擬于唐之陸魯望魯望當唐之末造爲盧攜李蔚所薦辟未就而卒比於皮襲美蓋懂而得免視石田生本朝全盛之時稱

大隱躋大耋者何可同日語哉讀兩公之詩而論其世不能不爲魯望惜亦不能不爲石田幸也攬筆而爲之序回翔卷帙閒蓋不勝其愴嘆云爾崇禎甲申春月虞山錢謙益謹序

歸文休七十序

余與嘉定李長蘅游因以交長蘅之友新安程孟陽崑山歸文休三人者皆強學好古能詩文善畫跌宕世俗擺落榮利其與余交久而彌篤蓋所謂素交者也崇禎十六年文休年七十以除夜爲縣弧之旦其子繼登莊將具椒盤歲酒遍召親知歡飲上壽而請余爲讌序文休爲太僕熙甫先生之冢孫風流儒雅稱其家兒墨兵筆陣可以橫掃千人而屢不得志于有司作爲歌詩淡蕩頓挫倚茲度曲曼聲長歌歌罷酒闌意不自聊則放筆爲風枝雪篠以伸寫其激颺結轡槎枒突兀之致筆瓢屢空凝塵蔽榻其自守泊如也晚而諸子皆有俊才能世其家學則相與發太僕之文章端拜維誦求其所以不愧于古人者以余

之固陋謂其知以瓣香事太僕遣其子就而問焉于是太僕之流風遺書粲然于斯世矣余讀太僕集中有壽其鄉老儒張子之文蓋爲其諸弟子作者其言以爲往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馬前後呵擁者儼然子之先生爲之歎息今其人不知安在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當文休爲諸生祭酒聲光籍甚吳中輟材少年有欲希望其咳吐而不可得者無何而其人登上第操化權爲鉅公國老矣無何而東山再起爲天子之師臣稱伊周頌功德者遍朝野矣當此之時文休之自視于斯人何如又無何而冰山頽台宿坼襍被就道銀鐺急徵指厓州之圖爲登仙望槃水之賜爲加禮當此之時斯人之自視于文休又何如也稱壽之日與親知引滿劇談追思太僕之云不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者能不爲之停觴一笑乎且吾所與游三人者長蘅絕哭宿草孟陽歸老故鄉獨余與文休相去百里落落如晨星之配月余衰遲屏廢與文休共一老書生耳天下方多故相與抱遺經養殘生優游于荒江寂寞之濱歲

時多暇扁舟過從契闊談讌賦詩道故此亦吾黨之美譚人世之善事也吾所以爲文休壽者如是而已若夫生辰爲壽之詞太僕所謂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者二子學古之道固將吐而棄之而余豈以是爲文休誦之乎

曹母陳孺人七十序

嘉興曹母陳孺人者故宮詹孟常陳公之女端州別駕曹公之配而陳子憐惻恂恪之母也孺人今年壽七十季冬望日爲設悅之辰其叔子恂字子木以壬午舉賢書癸未秋試南宮不第歸爲孺人稱百年之觴偕其昆弟請稱壽之詞于余嘗聞孟子之言矣論事曰事親爲大論守則曰守身爲大曾子孟子之師而受孝經于夫子者也蓋嘗輕齊楚之祿終身不仕而其教門弟子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奉父母之身全而而歸之若此之重且難也子言之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然則聖賢之所謂孝者可知已矣潘安仁之賦閒居也以爲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何能違膝下色養屑屑從斗筲之役

其所叙述版輿輕軒班白稚齒賦家至今以爲美談而安仁則固非庸庸佼佼有才無行者也一失身于孫秀廁二十四友之目白首同歸陷于大僂士君子急于功名濃于仕進立身一不慎虧體辱親生平之修名內美舉不足以自拔唐之柳子厚劉夢得亦猶是也小雅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有白華之潔白而南陔之養其親樂而安之有終身之養而無一朝之患斯之謂守身斯之謂養志雖崇伯子之顧養也亦若是則已矣宮詹無子孺人以弱女爲男使宮詹幸中郎之有女忘伯道之無兒至于今諸子猶沿外家之姓不忍遽改也服宮詹之教訓具著儀法居平以名節道義教誡子木昆弟重規疊矩蔚爲碩儒守身事親之道不愧于白華之孝子久矣子木頃自長安歸觀冰山之乍渙瞻玉燭之方新閱歷世變盱衡時事太夫人稱壽之餘從容顧問杯酒之閒如麻姑見蓬萊水淺海中行復揚塵也能不爲之停觴歎息乎小雅谷風之什無將大車與小明相次而其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小

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以爲嗟爾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明君用善人則必用女神明若祐而聽之不汲汲求仕之辭也今天下非悔仕之時而士大夫惕惕然有悔將小人之慮子木昆弟小明之所謂未仕者也故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又曰胡不相畏不敬于天子木昆弟進而獻壽于孺人歌南陔白華退而咏無將小明之章以相勗也孺人聞之必將听然燕喜壽觴舉而慈顏和天下之能壽其親者其有如此者乎子木昆弟從游于余學古之道者也余故舉聖賢小雅守身事親之道以告之生辰爲壽之常詞置不復道云

寶應李侯壽燕序

招遠李侯舉進士爲寶應宰朞年而政成於是江都令闕侯兼攝江都篆臺使者以江都附郭雄緊請移侯于江都而寶應之士民皇皇乎惟恐其失之也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夫人以俱至是則就養于江都六月之某日爲侯之誕辰寶

應之人相率具羊酒舟車百里相屬于道爲侯稱賀而因以上壽于太夫人年
家子李生黼臣屬余爲祝嘏之辭侯之父憲副公兄弟同舉南宮皆以道德方
聞有聞于時候積習名教母夫人身爲母師以七箸課平反故侯之治邑廉辨
慈惠人以爲衆人之母而尤推本于太夫人之內教咏歌而頌祝之固其宜也
詩不云乎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又曰魯侯燕喜
令妻壽母古之君子爲民父母憂喜相關而燕饗相報上下之間如此其驩然
也今之世吏虐使其民民疾視其上賦役重煩徵發促數慮歎嘖呻自上而下
蹙蹙然如不終日安所得餘生暇日而修公堂燕喜之樂耶李侯之得此于今
日也斯已難矣居今之世而公堂之上觥籌交錯笑語卒獲彬彬然有朋酒羔
羊之風斯其爲世道之慶亦可書也已唐上元三年楚州刺史崔旆獻定國寶
玉十三枚云楚州寺尼眞如恍惚上昇天帝授以十三寶曰中國有災宜以第
二寶鎮之遂改元寶應國家方全盛非有唐中葉之比而戎羯之禍駸駸近于

安史侯爲令在上元獲寶之地所以爲聖主獻者視崔旉云何傳曰得賢爲寶上元之鎮國者以第二寶殆不如今日之有第一寶也太夫人母師之教自一邑及天下上帝臨汝萬壽無疆又豈楚州尼之恍惚見帝者可同日而語耶李生以吾言將之可以侑一觴矣

吳白雪遺集引

萬歷中竟陵吳白雪爲吳興守掘地得石于郡齋茂樹下爲元豐時物鐫玉筍二字最奇古退公之暇摩挲竟日去官無長物攜之以行吳興至今稱風流太守有杜牧之蘇子瞻之餘韻其後婁迂備兵佐寧夏軍用胡僧招降銀定出平虜塞登撫夷臺虜羅拜帳下進名馬數千蹄命畫工作銀定歸歛圖爲詩記之杜牧之好論兵注孫武書自謂因而用之如盤中走丸而不得一試以死吳公視牧之可以雄矣余最愛吳興山水嘗與范東生程孟陽再泛夾山漾詠歐陽公吳興水晶宮樓閣在寒鑑之句倚櫂扣舷徘徊不忍別今讀白雪遺集吳興

山水輕清寒碧恍忽在卷帙中楚人之文以豪放跌宕爲主而吳公獨不然豈文章山水故有宿緣吳公之風流故當與牧之子瞻長留于峴山霅水閒而斯文爲之魄兆耶公之子孝廉旣閑訪余山中奉其遺文乞叙爲書其篇首如此

陸鯤庭文集引

武林陸鯤庭進士沿襲家學昆弟競爽停鵠峙掉鞅文場鯤庭先舉南宮遂得肆力于文章後先數萬言縱橫下上舉世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本朝濶中人才莫先于廷益王伯安己巳北狩則廷益柱定遷之議威武南巡則伯安建廓清之烈兩公之文具在大抵明白正大光明俊偉如三光之燭幽如五穀之療饑何嘗如後之人尋行數墨祭獺點鬼以剽賊鬪儷爲能事哉鯤庭之文取材博抒意遠籌策安危激勸忠義其光熊熊然其文或或然蓋有意爲廷益伯安之文而非近代之文也頃者奴寇交訐南北閒阻士大夫相向輒攢眉按手有無人之歎夫所謂士大夫者皆國家之人也平居持利祿養聲勢豈不項背

相望一旦緩急則曰無人不知其自視鬚眉面目果何等耶廷益伯安亦猶人耳果有四目兩口三頭八臂耶鯉庭知廷益伯安之文則當爲廷益伯安之人敵王愾而雪國恤橫豎側出自附于兩公之後吾深有望焉鯉庭祥琴不遠將出而謀國余爲敍其文以勉之庶幾鄒長倩之所以遺公孫次卿者若繞朝之贈士會曰子無謂秦無人則非余之所敢也

南征吟小引

睢陽袁伯應以名臣之子牽絲郎署負文武大畧博雅好古散華落藻輶軒問俗戎車出塞山水登臨友朋談燕攬採風物伸寫情性所至必有詩而其詩高華鴻苑蒼老沈鬱亦與境而俱變當其督餉遼左歷覽關塞指顧毳幕籌策表餌欲以尺組繫單于故其詩縱橫頓挫若田僧超臨陣作壯士歌使人有車馳馬驟投石橫草之思已而休沐里居扞禦孤城堵拄強寇主憂臣辱以四郊多壘爲恥故其詩淒清悄厲若劉越石登樓長嘯使人有雲深月近褻創飲血之

恐至其權關南國登車奉使江南佳麗之地風聲文物與其才情互相暎帶而羽書之旁午民力之凋敝持籌蒿目又迸逼于胸中故其爲詩曲而中婉而多風古人感懷諷諭纏綿惻愴之致往往交驚雜作語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其伯應之謂乎權政告竣頌聲塞途關中警急秉鉞者急需戡定之才君且奉簡書驅車以往則其詩當益雄昔杜子美天寶入蜀思秦中之盛而痛其陷沒秋興諸篇至今令人流涕今長安關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一旦爲蠹賊殘破伯應之憂憤視子美又何如韓退之從裴晉公蔡州歸師次潼關有日出潼關四面開相公親破蔡州迴之句古人文士咸爲吐氣上方臨遣授鉞如晉公故事伯應其將有雄篇麗句繼退之而作乎余將泚筆以和焉

純師集序

太末余子式如矯志學古採緝古人之文自東周至南宋凡十二卷其撰集之法取衷于西山疊山迂齋三君子以考鏡古今政治興亡得失崇獎忠孝激勸